

AIGC “转译”经典艺术的生成模式与视觉叙事建构

张茂铃¹

(1.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四川 成都 611433)

摘要: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 (AIGC) 技术的迅猛发展, 其对经典艺术的“转译”已成为一种引人瞩目的文化现象。本文旨在超越“工具论”或“威胁论”的简单二元叙事, 深入探讨 AIGC “转译”经典艺术的内在机理与文化意涵。文章首先剖析了 AIGC “转译”的三种核心生成模式: 风格迁移的“滤镜式”转译、元素解构与重组的“拼贴式”转译、以及基于文本描述的“语境重构式”转译。进而, 论文重点分析了在此转译过程中, AIGC 如何通过对经典视觉元素的挪用、重组与再语境化, 建构出一种介于“复古”与“赛博”之间的混生视觉叙事。这种叙事一方面消解了经典艺术的“灵韵”与权威性, 另一方面又催生了具有后现代特征的、参与式的、流动的新的艺术话语。本文认为, AIGC 并非简单地复制或破坏经典, 而是作为一种强大的“转译器”, 重塑了我们理解、接受和参与艺术史的方式, 其本质是技术逻辑与人文精神的一场深度对话。

关键词: AIGC; 经典艺术; 转译; 生成模式; 视觉叙事

基金项目: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校级科研一般课题: 数智时代重温艺术经典的当代价值研究 (CYKY2024007)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0.1453

经典艺术作品, 如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梵高的《星月夜》、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以其独一无二的“灵韵” (本雅明, 1936) 和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 构成了人类文明的基石。传统的艺术传播与二次创作, 多依赖于临摹、印刷、展览或基于原作的阐释性创作, 其过程深受物理媒介和个体技艺的限制。然而, 生成式人工智能 (AIGC) 的出现, 正从根本上改变这一格局。通过深度学习海量的艺术数据, AIGC 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能力: 它不是“复制”经典, 而是对其进行“转译”——将一种艺术语言, 如传统水墨画, 在另一种算法模型中进行解码与再编码。当前, 围绕 AIGC 与艺术的讨论多集中于版权争议、作者身份或对人类创造力的冲击。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分析, 本文认为, AIGC 的“转译”实践生成了一种独特的“后现代艺术话语”, 它既是技术美学的体现, 也是当下文化逻辑的映射, 为我们重新审视艺术史与未来艺术形态提供了宝贵的契机。

一、AIGC “转译”经典艺术的生成模式

AIGC 对经典艺术的“转译”主要呈现为三种核心生成模式。其一为“滤镜式”转译, 通过风格迁移技术剥离并套用经典作品的视觉风格。其二为“拼贴式”转译, 深入解构经典符号与元素后进行跨语境重组, 生成超现实图景。其三为“语境重构式”转译, 依据文本描述从无到有地生成符合特定艺术流派或时代精神的图像。这三种模式由表及里, 共同构成了 AIGC 转译经典艺术的方法论体系。

(一) 风格迁移的“滤镜式”转译

在 AIGC “转译”经典艺术的诸多实践中, 风格迁移的“滤镜式”转译作为最直接且最易为大众所感知的模式, 率先展现出人工智能与艺术创作结合的独特面貌。该模式的核心逻辑在于一种技术性的分离与再融合: 通过算法将经典艺术作品中所蕴含的独特“风格”——例如梵高画作中那充满生命力的急促笔触、莫奈笔下光影斑驳的色彩关系, 或是中国水墨画特有的墨韵层次——从其原有的具体“内容”中剥离出来。经过这一过程, 艺术风格被转化为一种可被量化和调用的数字资源, 仿佛一个功能无比强大的超级“艺术滤镜”, 能够被施加到任何指定的目标图像或场景之上。这种转译模式所生成的作品, 在美学上往往呈现出强烈的装饰性与趣味性。例如, 将一座由钢铁玻璃构成的现代都市天际线, 用梵高《星月夜》中那旋涡翻滚、色彩炽热的笔触重新演绎; 或将一张

普通的个人肖像照片,赋予达·芬奇《蒙娜丽莎》那般神秘而柔和的晕涂法效果。其美学的核心魅力,正源于“风格”与“内容”之间的错位与融合,这种时空的嫁接制造出一种跨越历史维度的奇异感,满足了现代人对新奇视觉体验的追求。在社会文化层面,它的革命性意义在于极大地降低了公众接触和“使用”经典艺术风格的门槛,使得任何个体无需经年累月的技艺训练,也能一键“拥有”大师的视觉语法,参与到以往被视为高深莫测的艺术创作之中,从而推动了某种程度上的艺术民主化。然而,这种模式的局限性也由此而生:它通常止步于对经典艺术最表层、最显性视觉风格的模仿与套用,更像一种高级的视觉化妆术,而难以触及原作背后深厚的历史语境、情感张力与精神内涵,即那些构成艺术“灵韵”的深层要素,因而也最易流于表面化和同质化的生产。

(二) 元素解构与重组的“拼贴式”转译

在AIGC“转译”经典艺术的多元谱系中,元素解构与重组的“拼贴式”转译代表了一种更为深刻和激进的介入路径。这种模式已不满足于“滤镜式”转译那种在表面施加风格化处理的方式,而是如同一位拥有精深艺术史学识的“数字考古学家”,直接深入到经典艺术的肌体内部,对其核心的视觉元素——诸如特定的母题、象征性符号、典型人物乃至经典场景——进行精准的识别、提取和解构,继而依据算法逻辑或用户指令,将这些文化碎片进行创造性的、乃至是颠覆性的重组。其技术根基在于跨模态模型与扩散模型的协同工作,前者赋予AI理解“敦煌飞天”“宋画花鸟”“苏州园林”等抽象文化概念的能力,后者则负责将这些概念从原有的历史与叙事语境中抽离出来,视觉化为可被自由调配的元件。当用户输入如“一个由北宋范宽《溪山行旅图》般技法构成的高达机甲”或“《韩熙载夜宴图》的场景发生在未来太空站”这样的指令时,AI便开启了一场跨越时空的视觉缝合实验。这种转译所生成的作品,不再是单一风格的再现,而更像是一种“超现实主义拼贴”,它强行打破了经典艺术固有的叙事结构与物理逻辑,将原本分属不同文化坐标与时间维度的符号进行并置,从而营造出强烈的陌生化效果与想象张力。例如,将八大山人笔下孤傲冷逸的游鱼与赛博朋克世界的霓虹光影交织,或是让秦始皇陵的兵马俑以像素化的形态矗立于一张电路板之上。这种实践充分暴露了AIGC将整个艺术史视为一个庞大“数据库”的本质,它以一种近乎“暴力”的美学姿态,对文化遗产进行任意的提取与合成,创造出连古典大师都无法企及的超现实图景。这不仅是技术能力的展示,更是后现代“挪用艺术”在算法时代的极致演进,它从根本上挑战了艺术作品的完整性与语境特定性。

(三) 基于文本描述的“语境重构式”转译

在AIGC“转译”经典艺术的诸多模式中,基于文本描述的“语境重构式”转译无疑是最具深度与颠覆性的一种。它超越了针对单幅作品的形式模仿,直接作用于艺术风格、时代精神与文化意象等抽象层面,通过对海量艺术史知识的内化与演绎,实现从无到有的创造性生成。这种模式高度依赖大型扩散模型强大的跨模态理解能力,当用户输入如“一幅展现唐代长安城元宵盛景的工笔重彩画,细节繁复、气象恢宏”或“一幅采用北宋范宽雨点技法描绘的星际山脉”等提示词时,AI并非在数据库中寻找现成图式进行拼贴,而是依据其对“唐代绘画”“工笔重彩”“北宋山水”等概念所蕴含的笔法特征、色彩体系、空间观念乃至美学精神的深度理解,重新合成出既符合历史语境又独一无二的视觉文本。例如,AI能够生成一幅并不存在于艺术史中的“杰作”:它可能完美融合了敦煌壁画的绚丽色彩与吴道子“吴带当风”的笔意,描绘出飞天穿梭于未来城市的奇幻场景;或是运用八大山人孤傲冷逸的笔墨语言,去呈现一个极具现代感的荒诞主题。这种转译的本质,是对整个艺术史脉络的模拟与对话,它迫使观者思考:倘若石涛面对今日的数字景观,会如何运用他的“一画”理论?这模糊了“考据复原”与“主观创造”的传统边界,使AIGC如同一个能够贯通古今的“超级大脑”。在中国传统艺术的语境下,这种模式的意义尤为深远,它不再是简单的形式搬运,而是试图捕捉并转译那种蕴藏在笔墨、气韵与空白之中的,只可意会的东方美学精神与哲学观,从而在算法逻辑与人文传承之间,开辟出一个充满张力的创造性空间。

二、戏谑与参与: AIGC 转译下的视觉叙事建构

(一) 对经典权威的“戏谑”性消解

在AIGC对经典艺术的转译过程中,一种显著的叙事特征在于其对传统权威所进行的“戏谑”性消解。这种消解并非源于有意识的批判,而是内嵌于技术本身的“硬化”逻辑与平民化基因之中。当AI被指令生成“一群兵马俑在现代化的开放式办公室里敲击电脑、参加视频会议”,或是“八大山人笔下的翻白眼动物戴上耳机沉浸在电子音乐中”的图像时,一种强烈的文化错位感与幽默感便油然而生。这种创作实践通过将庄严肃穆的经典符

号进行降维、变形并置入世俗的、当下的日常语境，有效地剥离了它们长期以来被博物馆、艺术史叙事和学术话语层层包裹的“神圣光环”。曾经需要怀着敬畏之心在特定文化场域中仰视的经典，在此被轻松地拉下神坛，转化为社交媒体上可传播、可调侃、可再创作的视觉素材。这本质上是一种“平民式”的解读与参与，它拒绝单向度的权威灌输，代之以平等的、娱乐化的互动交流，是技术民主化在文化领域最为直观的体现。然而，这种充满活力的戏谑姿态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深刻的伦理忧虑：当《韩熙载夜宴图》中的人物被转译为现代派对上的狂欢者，当敦煌飞天的庄严宝相被解构成时尚品牌的虚拟模特，这是否构成对文化遗产尊严的轻慢与“滥用”？这种忧虑凸显了在技术狂欢背后，关于经典诠释的边界、文化敬畏感的维系，以及如何在促进创造性转化的同时防止意义被虚无化消解等一系列亟待深思的课题。

（二）从静观到“参与”的叙事流动

中国传统艺术的鉴赏历来强调“静观”的审美范式，无论是面对王希孟《千里江山图》的壮阔青绿，还是品味倪瓒笔下萧疏淡远的太湖竹石，观者总被置于一个相对被动的、保持审美距离的凝视位置，作品本身具有完整的、自律的权威性。然而，AIGC对经典的转译彻底重塑了这种关系，建构起一种深刻的“参与式”叙事流动。在这一新范式下，任何用户都不再是沉默的欣赏者，而是通过修改提示词直接介入创作过程的参与者。例如，一位爱好者可以不再仅仅仰望《清明上河图》所凝固的北宋市井风情，而是通过输入指令，让AI生成“张择端风格的未来苏州平江路数字街景”，或尝试“用唐代敦煌壁画的色彩与飞天形象演绎《红楼梦》大观园的中秋夜宴”。经典作品由此从一个封闭的、神圣的文本，转变为一个开放的、可被无限改写、续写和交互的“艺术数据库”。叙事不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每一次指令的调整、每一种奇思妙想的注入而不断流动和演变。艺术的中心从最终的、静态的“作品”转移到了动态的“生成过程”本身，作者权也被分散给了背后的算法模型与前端无数参与互动的用户。这种转变的核心，是将艺术从一种单向的、权威的“灌输”，转变为一场多方的、平等的“对话”。它仿佛将顾恺之“迁想妙得”的创作心法交予众人，使每一位参与者都能在与算法的互动中，将自己的文化想象与情感体验编织进经典的脉络之中，从而在中国传统艺术的传承场域里，催生了一种充满能动性、创造性的新生态。

三、灵韵的消逝与重构

面对AIGC对经典艺术日益深入的“转译”，我们无法回避瓦尔特·本雅明提出的“灵韵”（Aura）概念及其在数字时代所面临的命运。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本雅明深刻指出，艺术品的“灵韵”源于其“原真性”和“此时此地”的独特性，而机械复制技术则导致这种灵韵的消逝。如果说机械复制时代使艺术品的“光晕”因大规模复制而黯淡，那么AIGC时代的“转译”则对这一经典理论提出了更为深刻的挑战。

一方面，AIGC的转译实践确实在本雅明所言的意义上加剧了灵韵的消逝。当算法将《富春山居图》的笔墨意趣转化为可任意调整的参数，当敦煌壁画的飞天形象被解构为可无限重组的数据单元，这些数字产物的本质已与“原真性”彻底分离。它们不再是具有物质实体和历史痕迹的“真迹”，而是可被无限复制、修改和传播的数字代码。另一方面，我们或许正在见证一种“新灵韵”的重构。这种新型灵韵不再依赖于物理实体的独一无二性，而是生成于AIGC特有的创作过程之中。当创作者输入“以宋代山水画意境描绘元宇宙景观”的指令时，算法每次生成的图像都具有不可复制的随机性——这种由算法内在随机性带来的“此刻”的独特性，结合创作者与AI系统之间动态的、交互式的对话过程，共同构成了一种数字时代特有的审美体验。譬如，一个基于“八大山人笔意”生成的数字水墨作品，其价值不仅在于视觉结果的呈现，更在于生成过程中对传统笔墨精神的当代诠释和互动探索。这种基于过程而非结果、基于关系而非实体的灵韵，使艺术创作从对“原作”的崇拜转向对“生成性”的珍视。

AIGC对传统艺术的转译因而呈现出复杂的双重性：它既消解了基于物质性和原真性的传统灵韵，又催生了一种基于算法随机性和人机协作的新灵韵。这种转变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在当代的生存方式——或许正如凤凰涅槃，传统艺术的“灵韵”并非简单地消失，而是在技术的熔炉中以一种新的形态获得重生，继续在数字时代延续其审美生命力和文化价值。

四、结论

AIGC对经典艺术的“转译”，是一场深刻的文化实践。它通过“滤镜式”“拼贴式”和“语境重构式”等

生成模式，不仅改变了经典艺术的视觉形态，更建构了一种戏谑、参与的新的视觉叙事。这套叙事打破了艺术史的线性权威，反映了当代社会的文化逻辑，并重塑了公众与艺术的关系。我们必须认识到，AIGC 不是一个中立的工具，而是一个携带着自身逻辑的“行动元”。它转译经典的过程，既是技术能力的展示，也是技术观念对人文领域的渗透。其带来的版权、伦理和艺术价值评判体系的重构，是未来亟待深入研究的课题。最终，AIGC 的“转译”启示我们，经典的价值并非一成不变。它正是在不断的被解读、被模仿、被挑战乃至被“误读”的过程中，获得永恒的生命力。AIGC 作为这个时代最有力的“转译器”，正迫使我们将经典艺术从静止的博物馆中释放出来，投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与创造性的、动态的、全球性的对话场域之中。在这场对话中，人类并非旁观者，而是通过与算法的协同，共同书写着艺术史的下一篇章。

参考文献:

- [1] 高峰.AIGC 赋能计算艺术的实践路径研究——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表达为例[J].中国艺术,2025,(04):45-58.
- [2] 王羽晨,李姗姗.基于 AI 技术研究非遗鲁锦与西方抽象艺术图像的融合[J].名家名作,2025,(24):125-128.
- [3] 张悦.AIGC 艺术的美学边界与价值反思[J].艺术传播研究,2025,(05):29-39.
- [4] 滕小鹏.复制性与想象力-当代数字艺术中的机械性因素[D].鲁迅美术学院,2025.
- [5] Han ,Qi ,Liu, et al.About Exploration of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Strategies for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from Perspective of AIGC[J].Education Research and Innovation,2025,1(6):
- [6] Li Z .The Function and Influence of AIGC in the Creation of Short Videos o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J].Research and Commentary on Humanities and Arts,2025,3(1):
- [7] 王建磊,解玲玲.AI 痕迹与数字灵韵: 看待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另一种视角[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04):98-107+171.

The Generation Mode and Visual Narrative Construction of AIGC

"Translating" Classical Art

MaolingZhang

Chengdu Voc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Chengdu, Sichuan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GC) technology, its "translation" of classical art has become a striking cultural phenomenon. This paper aims to go beyond the simplistic binary narrative of the "instrument theory" or "threat theory" and delve into the internal mechanism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s of AIGC's "translation" of classical art. First, the paper analyzes three core generation modes of AIGC's "translation": the "filter-style" translation based on style transfer, the "collage-style" translation featuring element decomposition and reorganization, and the "context-reconstruction-style" translation grounded in text descriptions. Furthermore, the paper focuses on analyzing how, in this translation process, AIGC constructs a hybrid visual narrative that lies between "retro" and "cyber" by appropriating, reorganizing, and recontextualizing classical visual elements. On one hand, this narrative dissolves the "aura" and authority of classical art; on the other hand, it gives rise to a new artistic discourse with postmodern characteristics—one that is participatory and fluid. This paper argues that AIGC does not simply copy or destroy classics. Instead, as a powerful "translator," it reshapes the way we understand, receive, and engage with art history, and its essence constitutes an in-depth dialogue between technological logic and humanistic spirit.

Keywords: AIGC; Classical Art; "Translation"; Generation Mode; Visual Narrative